

脱掉“长衫”好干活儿

二嫂

◇ 胡传贵



谈言亭

网上流传一段视频，一名肤白貌美的年轻女子，穿着精致的高跟鞋，一身白色旗袍紧紧绷在身上，手中拿着一把锄头，装模作样地在泥泞的田地里干活，明显是在摆拍。视频引起网友一片讽刺之声，说你就是摆拍也得认真一点，多少要像那么回事，至少要把衣服换了，谁见过穿着旗袍下地干活的？

这使我想起最近网上的一个热点话题“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”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穿着长衫，意味着是个文化人，但因读了点书，便做不了也不屑于做其他工作，因而穷困潦倒，连喝酒都得赊账。现实生活中，不少年轻人也有着“脱不下的长衫”，比如学历，是资本也是牢笼，是财富也是包袱。他们读过一些书，有个

拿得出手的学历，却干得很不如意，想要干点其他的，比如赚钱但要下苦力的工作，又放不下身段，拉不下面子，于是高不成低不就，陷入很尴尬的境地。

这其实也不是多大难题，只要决心卸下包袱，转变观念，放低身段，从实际出发，就会发现机会多多，天高地阔，什么增加收入，改变命运，都不成问题。关键是要勇于脱掉“孔乙己的长衫”，不要让其捆住了手脚。就说鲁迅笔下的另一个人物阿Q吧，因为没有“孔乙己的长衫”，所以什么活儿都能干，叫撑船就撑船，叫春米就春米，叫割稻就割稻，日子远比孔乙己过得滋润，要不是后来碰上糊涂案子，说不定还真能混个寿终正寝。其实，他也有穿长衫的机会，从城里回来时就带了一大包衣服，长衫、马褂都有，可他嫌穿长衫干活不便，就卖给了乡邻。

孔乙己、阿Q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，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脱掉长衫好干活儿的例子。

1927年，毛泽东脱掉长衫，穿上军

装上了井冈山，搞红色武装割据，打出了一片天地。1945年，他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来，毛泽东要求他脱掉学生服，再读“劳动大学”，跟延安劳模吴满有学种地。毛岸英和农民一样下地，同吃同住，干了半年多，才算“劳动大学”毕业。因为接了地气，了解了国情，增进了和群众的联系，去掉了洋气和娇气，毛岸英后来成了一个优秀干部。

1956年，钱学森从美国回来，立刻脱掉西装，穿上中山装，和大家打成一片，生活朴实低调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名闻中外的大科学家。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，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朱德元帅一向生活质朴，平易近人，每次深入军营、工厂、农村去调查研究，都脱掉元帅服，穿着便装，轻车简从。这一方面是为了工作方便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拉近同基层群众的距离。

衣服可以只是本来意义上的衣服，

用来御寒保暖，也可以是身份、地位的体现。衣服是为人服务的，如果不合适、不方便，那就干脆脱掉；文凭、学历是为人加持增值的，如果发现影响到就业选择，那也毫不犹豫地搁在一边，坚决脱掉那华而不实的“孔乙己的长衫”。

如今，博士生干家教、当幼师，硕士生送外卖、送快递，本科生当护工、拧螺丝，都不算啥稀罕事，而且大都干得甘之若饴、如鱼得水，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就是因为及时脱掉了“孔乙己的长衫”，没有了精神包袱、心理羁绊，于是路就宽了，选择余地就大了。

也有人说这是大材小用，但从实际出发，社会需要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。而且一个人不是大材，与多读了几本书关系不大，因为读书固然可能会读出“黄金屋”与“千钟粟”，也可能读出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。

武汉琐记

◇ 曲繁星

足的是母亲无法吃辣，并未尽兴。

黄鹤楼比我想象中的高很多，离江也远很多。驱车行驶在长江大桥上就可以看到它。虽已不是古时文人墨客登上的那座楼宇，但看着雾中隐约可见的长江依然心生感慨。顶楼的壁画江天浩瀚很漂亮，其中一幅画里可以看到天地间小小的鹤金光闪闪。如果是白色的羽毛在夕阳里，也会是金色的吧，这个经验源自于去年在三亚的某个黄昏，熔金夕阳照着落在船头的白色鸥鸟身上，一身金黄，一如画中这般。站在黄鹤楼上总会想远在天边的扬州，会想比天边还远的唐朝。它就是这么一个文化符号，时空锚点。咖啡巧克力味的黄鹤楼冰淇淋好吃，印着樱花与黄鹤楼明信片也飞去了北京。

无论从大学毕业多久，都还是喜欢学校。喜欢看白衣的充满希望的清瘦的少年。所以每到到一个地方，总会想抽出时间拜访这里的名校。比如去了北京就央求哥哥带着逛清华园看图书馆的猫馆长。

到了武汉，肯定得去武大，即使没有樱花。奈何武大只在盛花期才开放入校赏花预约，只能早早赶往最后一站——东湖樱园。

三月初，武汉地区只有早樱开放，东湖开放的早樱主要是云南早樱，也有初美人、飞寒樱等品种。好在早樱也不少，且在我的故乡目前依然是铅



灰色的主色调，所以看到满树粉白绽放虽未染尽全园也还是很有韵味。白色、粉色的细小樱花瓣在阳光下像是碎掉的月光和冰块，清晰可见其上的脉络，像白皙女孩的耳朵和血管。樱花便是如此，总让人呼吸缓慢，想到安静的柔和的光景和事物。

不用风来，盯着它看的工夫，就有花瓣儿不断飘落下来，樱花和野菊一样，代表着自然界中“一瞬”的概念。同时日本物哀的理念也常以樱花为符号。讲人应与万物共振，风、光、花、雨、山、石。我们的感知应伸展向广阔的时间与空间。

在翻阅园区资料时，看到一则有意思的记录，1991年，这里的樱花树中有200株、多个品种去往了北京，在玉渊潭公园扎根安家。它们便这样提前20年去往了哥哥的新家，此刻陪伴着我的侄女。这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呢？这似乎是与一瞬不同的概念。樱花树跨越了20多年的时光，1000公里的空间，成了某种纽带。

至于盛花期的樱花，像关山樱、雨晴垂枝樱、八重红垂枝樱，如同烟雾一般沉睡。放眼望去整个园区大片烟雾裹挟着几片早樱盛开的区域，不敢想已让人眼花的早樱真正进入盛花期的景色：漫天的落樱会把湖面都变成粉色的吧。

史海泛舟

302.龙凤溺器

明朝礼部尚书李杰的夫人患有遗溺症，每天晚上都尿床，而且梦境都一样：两位宫女捧着饰有龙凤图案的溺器。时逢皇太子大婚，夫妻同赴皇官祝贺，席间李夫人尿急立不安。皇太后大为不满，问其原因，李夫人如实相告。太后命两宫女将夫人引至僻静处，所用的溺器果然有龙凤图案。从此，夫人遗溺症一去不返。

303.七七魄散

民间风俗：人死每遇七日，则作佛事，谓之“做七”。很多人不知为何如此。清朝人王应奎所撰《柳南随笔》解释说：“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，亦四十九日而魄散。”因而人死后，各种祭奠仪式从一七延续至七七，到四十九日这天，按迷信的说法，人的魄散已经归天，丧事自然就结束了。

304.避讳多多

明太祖朱元璋发迹前在皇觉寺当过和尚，他对这段身世不愿提及。做了皇帝后，但凡廷臣上奏或赋诗言及“光”和“尚”等敏感字，朱元璋必严惩不贷，轻则贬谪，重则诛戮。有一天，朱元璋宴请群臣，命诸臣赋诗。监察御史施孟微诵诗曰：“日出光华照四方”。皇上立马翻了脸，将施孟微撤职问罪。

(老白)

新年再起程 安家新鹰城

2023年平顶山春季房展会

主办单位：平顶山市房产事务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平顶山日报社 承办单位：平顶山日报社

时间：2023年4月14日至16日

地点：示范区市民广场（音乐喷泉广场）

政府搭台、企业让利、群众受益

助力全市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打造宜居、幸福、美丽的现代化新鹰城

咨询电话：市房产事务服务中心 2636089 平顶山日报社 16603756777